

門 七武 9
446
8884



理癘新書序

甚矣哉。癘風之難醫也。自岐黃論因。元方叙證。思邈立
方。至宋元明名賢。其方愈出愈繁。未嘗見奏萬全效者
矣。余家業醫者三世。每觀家君療此病。不過十瘳。其一
二而已。余自少小。究心於方術。博取而精研。深思而透
悟。歷二十年之久。而渙然水解。然後至治傷寒雜病。滯
下小兒。自以為似有得焉。然而竊憂此病之寔難治。是
以更檢尋先哲之方法。傍需俗間流傳之妙方者。又數
年。既得百有餘方。每得一方。即取自試之。或傳同志者。

效萬新書序

一 靜儉堂藏



以試之。斷乎有功驗者。幾希。徒束手待盡。竟歸之於命而已。然私心常悲之。思之不輟。偶聞一醫生某。獲治之之奇方於羽之隱醫。彼比諸連城。不敢許傳人。於是余屢贈金帛。卒購得其方。其術甚神奇。使膏肓廢疾。收効于數旬之間。蓋雖華扁之術。不過此也。余復取家君所經驗者。參伍相昭。殫精竭慮。盡辨輕重淺深。可治不可治。與假而真者。真而假者。以發其蘊奧矣。於是乎天下治此病之法。莫有出此書之右者。豈與薛氏機要之類。可同日而語哉。管子有言。思之思之。神將通之。諒非虛

語也。天明丙午春。余家罹災。繼又得時病。瀕于死。至稍知人事。自謂吾若爲泉下人。則此法亦俱湮晦。於是探篋。衍取嚮者所輯錄。更加校讐。又併所聞見之治驗法。方及余所親療醫案若干。以附于後。不揣鄙陋。鏤梓傳遠。題曰理癩新書。天下之業醫者。苟能反覆是書。得其術。則縱令治一患者。其功德豈爲尠矣哉。故不敢自秘。開示韞匱。以與世共之云。天明六年歲次丙午。冬十有一月。南至相州鶴陵片倉元周。題於靜儉堂。

傷寒新書序
 傷寒之病，起於陰陽之不和，在於營衛之失調。其始也，不過於皮膚之間，其入也，則至於骨髓之內。是以有表裏之分，有經絡之別。夫醫者之治，必先察其病之所在，然後施其藥。若夫傷寒之病，其起也漸，其入也速。若不早治，則變生百病。是以古之聖人，必先立其法，然後傳其書。今者，世人不察其理，徒見其症，而妄施其藥，以致誤人。嗚呼！傷寒之病，豈易治哉！

傷寒新書

相州醫士片倉元周深甫 著

總論二十四舉

一舉曰。風論云。癘者。因榮衛熱附。吳云。附。腐同。其氣不清。故使鼻柱壞而色敗。皮膚瘍壞。脉要精微論云。脉風成。為癘。以是觀之。則斯病之生也。多從風起。風氣搏肌。肉與熱氣并。則榮衛壅塞。難通。血氣精髓乖離。遂令人身體徧痒。手足頑痺。身面腫痛。眉睫墮落。眼光閃閃。久而不治。則至於鼻柱崩倒。蝕指穿骨。終不可復。

文

靜儉堂藏

也。蓋此病多因風土所生。中國少有此證。惟烟瘴地。面多有之。或觸糞坑穢氣。或露卧當風。或睡眠濕地。毒風襲血脉。遂釀作此病也。又有過食膏粱油膩。或房勞穢汚。以致火動血熱。或產後瘀血不盡者。俱加風寒冷濕。胃氣混濁。以生蝟蝎。積年之後。終發此證者矣。又有幼年姿丰美麗。肌膚潔白。恰如冰雪者。動輒發此證者矣。此所謂宿業緣會之所為也。歟。將自高曾祖血氣相傳者。歟。抑負功德崇歟。未可知也。然至治法之手段。俱一也。又有微瘡似癘者。有酒毒似

癘者宜詳而治之

二舉曰。癘風之病。古人立名。論證尤多。今唯舉其目。曰大風。曰大麻風。曰大風瘡。曰害大風。曰大皮風。曰順風。曰逆風。曰刺風。曰泄風。曰睨風。曰頑風。曰痛風。曰木癘。曰火癘。曰金癘。曰土癘。曰水癘。曰麩癘。曰鱗癘。曰雨癘。曰麻癘。曰蚰癘。曰酒癘。曰烏癘。曰白癘。曰白牛疾。曰癩瘡。曰癩病。曰蟲癩。曰狐癩。曰黑癩。近世俗多單用瘋字。惟是从風从疒耳。命名多端。如此論證各異。或分上下。以施治。或以蟲蝕五藏。立方豈愈。

繁愈失者非邪。此書之論治法方，不出辨輕重二證之外耳。

三舉曰：治病分寒熱，辨虛實，萬世不易之程法。豈可忽諸？癩風之於病，亦不復無虛實寒熱之分也。若得此病而屬虛寒者，斷為難治也。強欲治之者，譬諸割瘡，非徒勞而無益，反損其天年。故此書治法悉為壯實者設耳。

四舉曰：凡眼中黃色者，合谷及魚腹肉脫者，或爪根無白暈者，或持物不知自墮者，或手足心破裂血出者，

或眼目既蝕，或玉莖腐爛，或四肢攣拳，或身體黑斑者，或十指如雞距子者，或周身毫毛脫落者，或鼻柱崩塌者，或蝕指穿骨者，或常飲食色慾過多者，或屢浴溫泉者，或齡過四十者，或身體瘦瘠者，俱為難治也。

五舉曰：若多淫多食者，與身體黑斑者，雖固屬不治證候，亦有輕證兼見之者，以其為難治候，槩不可遺棄焉。其救療之法，宜灸脊骨第十一椎節，下日三壯，服藥中必不可少也。

六舉曰凡不拘輕證重證有見證脈候頗似可理而不可療者所謂驕恣不論於理輕身重財自知惡疾而不欲服藥餌恣口味而不為遵師教其若此者雖和緩復出不可奈之何也不啻是諸疾皆然故扁鵲論六不治郭玉說四難

七舉曰輕證者宜用三稜鍼以取死血刺之之法當於死肉與平肉之際下鍼不然則瘀血出少矣又至其尤輕證者取曲池與委中宜間二三日若四五日刺之不可日刺之也如其重證者非燒針則難收功矣

夫燒針之名肇出於張仲景傷寒論即內經所謂燔鍼焮鍼之類而主治風寒筋急痲引痺痛或癥塊結積癰疽發背癰瘰不仁等證然後世此法不傳焉惜哉今余之所用者頗與之異其數十有三而鋒長七寸五分即用今尺尖如挺其鋒員且銳柄形六稜長三寸內一柄乃為平頭鍼圖見後凡製鍼宜以柔鐵必不可用鋼鐵其害不淺也

八舉曰欲用燒針則須先視毒淺深多少而後施之看之之法將患者房內解帶令坐牕戶盡閉令暗黑點

火於樟腦可以視其周身凡其毒隱皮膚中不見者
 燎燎乎猶觀火也其色如水菹色者其毒必淺若其
 色紫黯者其毒必深矣且瘀血形狀不一有方者有
 圓者有長者有短者有楮者有如鱗甲者有如胡蘆
 者皆沿其死血所在處之大小形狀之變態取筆以
 盡記其匡郭訖披牕戶而施燒針其毒多在面部手
 足項背而腹部有之者甚少

九舉曰凡刺燒針先以五斤炭火按排大火盆中除平
 頭針之外十二針盡列於火上緊火燒令通赤然後

周身墨圍中不留一處盡刺之刺之之法取一針刺
 一處刺卒直反諸火上又取次針刺之如前法十二
 針刺卒則再取反火上之針更刺之不拘肉厚薄堅
 脆經脉血氣多少及禁針禁灸等輸穴隨瘀血所在
 處而盡刺之針痛其間各相去如蔥莖凡所刺針孔
 曾無有血流出者又無有覺疼痛者也燒針之法須
 冷一人向火扇之手不可暫止若炭火欲盡則再加
 炭以扇之針若不通赤或遲寬而冷則反損人且不
 能去病也謹之謹之

十舉曰欲刺燒針則須令患者側卧先於手足中毒之
最深處試刺五六痛必不可令患者見焉何則若見
炭火焰焰燒針通赤如火則患者不免驚懼體戰齒
闔猶犯法人褫衣受刃矣故目下刺之則針未至皮
膚聾眉感額聳身不能刺也不令其見之則針入一
寸有奇猶且不覺痛痒於是患者異之自以為非此
法必不治遂至自請多其針凡刺燒針畢則必身體
發熱面色正赤口舌乾燥或頭痛或渴當此之時宜
與溫湯一二口更燒平頭針通赤以其頭印百會穴

如此則患者抑鬱之氣豁然散發矣凡用平頭針手
法手須輕捷稍遲則不任痛楚反害焉

十一舉曰刺燒針總三日第二日於初一日所刺針痛
間盡刺之第三日亦放之始下針其毒最深處針入
一二寸而患者曾無覺痛痒至第二日則針入七八
分稍稍覺痛至第三日則針入僅五六分亦不任痛
苦蓋死血去而新血漸生也將施燒針前當拔患人
頭髮試之拔之則隨手而離肉正如拔無根草必不
知痛痒也其刺燒針畢後則欲拔之髮根緊堅而如

尋常人。是癩濁去。而營血充也。

十二舉曰。輕證者。初起。皮膚不仁。或淫淫。痒如蟲行。或十指頭常冷。或乍寒乍熱。或手足酸痛。或股脛時如被針錐刺。或身體遍痒。搔之生瘡。或手足一片常冰冷。或痛如錢大。或痛無常處。流移非一。或身起白屑。或手足小指頑癢。或身體手足發腫。或如按豆。或如酸棗。或出或沒。當此時。當以樟腦一塊。如鷄卵大。點火照看周身。以認其毒多少。仍以三稜針去瘀血。然後更服當歸湯二十日。繼吞竹精丸。四五十日。莫有

不瘥者焉。

十三舉曰。重證者。身體磊塊。其色紫赤。如彈丸大。或如鷄子大。若近火則為水泡。過二三日。若四五日。則頂陷。而黃水流出。或如盪湯火傷之瘡。或眉睫墮落。眼光如電。或皮膚皴皸如樹皮。手指欲拳。或面目無潤。其色灰白。或身面腫痛。徹骨髓。或語聲嘶散。或耳鳴啾啾。或身體頑痺。不知痛痒。針灸不覺痛楚。或身中發瘡。一二處瘥。則又發他處。展轉不已。或毛髮拔之。不痛。於此時。急用當歸湯。七八日後。更刺燒針。三

日每夜臨卧向一更來宜以白湯服第一神效散至
第四日服第二神效散五日至七日服第三神效散
服法俱做第一神效散

十四舉曰凡刺燒針服三種神效散之間切不可食鮮
鮭諸肉生蔬酒醋鹽鹵豆油等物也惟於朝饗時淡
味醬汁煮瓢畜可輔食味矣午飯夕食斷不可食鹹
味宜以淡漿粥將養之

十五舉曰凡服第一神效散則其夜必腹中雷鳴疼痛
或嘔吐穢物或大便下穢水瘀物或如稠痰之狀或

小便如丹粉和膠脂達旦而止服第二神效散則下
諸蟲或衄血血辦紫黑褐色等物至第三方則下物
亦不多其色如鷄蛋黃之狀或軟或硬亦徹旦止矣
自服神效散之二三日針痕水出不止必不可用敷
貼藥漸漸結靨而自剝落若遷延數日不止者當以
蕎麥粉摻之

十六舉曰凡七日內服三種神效散已後又以虎勢丸
一劑分爲十五日以一貼白湯吞下日三夜二而過
八九日若十餘日則針瘡自結痂赤斑亦尋滅手指

將奉者漸伸飲食日進形體亦當壯健然後繼以龍石湯

十七舉曰凡治此證須令患者清淡口味斷絕色慾此乃一大緊要事也若犯此戒則不免再發也假令其病瘥對酬如常可禁忌者尤多宜食者僅僅乎無幾也今舉其可啖者若干以列於左凡如粳米大麥小麥黑白大豆赤豆綠豆胡麻乾菜薯蕷砂糖萊菔冬瓜萹苜牛蒡根蕪菁乾芋梗五加葉枸杞葉鷄腸菜蒲公英獨活三葉蘄葛粉瓢畜等及海參鱈魚串鰻

石首魚梭魚棘鬣魚鰲魚鰈魚火魚鱖魚鯢魚干鯉之類熟烹而常啖可矣然如魚肉必不可日喫之其他一切物斷然不可食也如禽獸諸肉觸口亦為大患戒之戒之

十八舉曰患此證者必不可浴溫泉蓋溫泉之為性金鐵硫黃朱砂海鹽礬石礞石砒石雄黃等氣蒸為暖流耳如利關節通壅滯撲損閃肭疥癬等病在表而不關裏者固所宜也若梅毒結毒痼疾沈痾假令浴之發出濕毒豈足除其根本哉况如癩風其毒深痼

病之至惡。無出於此矣。若一浴之者。其毒蔓延。終作不治證也。若其幸不浴者。其毒僅結。二三四五處。燒針易施。治效易收也。故此證之於溫泉。殊在大禁。所可深畏也。

十九舉曰。有酒客患若癩證者。亦不可不察焉。夫酒之爲性。其氣慄悍滑利。暴氣動血。其極竟釀成瘀血。或作面上赤班紫暈。或生赤禿。鼻酒刺。或周身發痞。癩或成癬。或起皴。動輒延綿不瘥。遂至眉髮脫落。庸工不察。認爲癩風。以治之。致不起者。徃徃乎有焉。當

照前所述諸證。及看法。以詳察之。治之之法。宜發散解肌清熱也。又有微瘡壞證。殆似癩者。見證不甚異矣。治法宜專主化毒也。又有癩風。其毒之輕。似微瘡壞證者。亦宜詳審焉。如此證。切不可用燒針。三稜針等也。惟宜與苦參丸。久服緩治。以收效。

二十舉曰。凡此證。施治術。自立夏後。至白露前。爲限矣。何則。天地氣候陽盛。而人氣亦在表。故其毒殊易祛。不易得風寒也。若秋冬春初。風氣凜冽。陰冷盛。而人氣在裏。當此時。施燒針。則針處被寒。動輒有生變證。

者故殊禁之。若不得止而欲施針，則宜置患者於煖室中，密塞風隙，常用火一盆，然竟不若時候溫暖之穩協也。

二十一舉曰：夫疾疢之於人身，何限焉？巢氏病源叙一千七百二十七候，猶且不能盡其名數，雖則不能盡其名數，未有若癩風最至惡者。是故一罹此病，則夫人避忌之視，以穢惡之猶屠人乞者，非但避忌其人，觀其兄弟姊妹親屬亦復然矣。故昏姻嫁娶將立，契約則詰問之，殊為嚴緊。假令即今無一人之患之

者，若其祖先嘗有患之者，則雖有宮室帷帳之麗，佳冶窈窕之美，不得納幣於蓬戶桑樞之庫，推髻荆釵之醜，蓋諱其血脈傳染，不敢受之也。故好人擇好家，癘倚遴癘屬。本邦田野人民，正其瓜葛者，自古為然矣。然而如都下人士工商，却不拘之，其志皆在慕聘財之多少，與其家之富貴，噫，如何哉！是雖非醫家所關，姑記為世之鑒戒。

二十二舉曰：本邦南都有癘村，其家數百戶，癘兒皆居之。云頃閱中華書籍，所載有幾與之同者，祝允明

猥談云南方過癩小說多載之近聞其症乃有癩蟲自男女精液中過去故此脫而彼染如男人女固易若女染男者亦自女精中出隨入男莖中也周按此說難信據若男欲除蟲者以荷葉卷置女陰中既輸洩即抽出葉精與蟲悉在其中即棄之精既不入女陰宮女亦無害也此治療妙術故不厭猥褻詳述之今南中有癩人處官置癩坊居之不以貴賤知體蘊癩者家便聞官隱者有罰焉此說原見陸游老學菴筆記又吳震芳嶺南雜記及石天基食愈方載大癩瘋嶺南

頗多因設癩瘋院以別居之他如卑濕之處淫熱之人亦間有之又屈大均廣東新語有瘋人園之名今按華人所錄俱言嶺南烟瘴卑濕之地尤多焉如本邦非但南方有之四方州郡頗多矣然而如西京東都繁華地患之者甚少惟羅徽瘡病者自中古逮今特為多如山野人民罕能患焉近世徽瘡蔓延通國而山野人患癩疾者稍鮮云是時運之使然歟未可知也余友吉資坦田公幹亦云四十年來徽瘡殊多而癩疾漸罕蓋聞之古老之語

二十三舉曰。余嘗瀏覽諸書。載服松脂松木以治癩疾之事。以意度之。病者缺心。能斷禽獸魚鼈。省米穀糖麪。屏絕嗜慾之情。割捨愛好之意。以如法服之。有所謂非止瘡病。乃因禍而取福也。此余雖未試。其藥太易得。所厭者。僅煉製之勞耳。寒鄉山野乏醫藥處者。多修合以施于人。功德最大。故一二攜掖以舉于茲。葛洪抱朴子云。上黨趙瞿病癩。歷年垂死。其家棄之。送置山穴中。瞿怨泣。經月有仙人見而哀之。以一囊藥與之。瞿服百餘日。其瘡都愈。顏色豐悅。肌膚玉澤。

仙人再過之。瞿謝活命之恩。乞求其方。仙人曰。此是松脂山中便多此物。汝鍊服之。可以長生不死。瞿乃歸家。長服。身體轉輕。氣力百倍。登危涉險。終日不困。年百餘歲。齒不墜。髮不白。夜臥忽見屋間有光。大如鏡。久而一室盡明。如晝。又見面上有采女一人。戲于口鼻之間。後入抱犢山。成地仙。于時人聞瞿服此脂。皆競服之。車運驢負。積之盈室。不過一月。未覺大益。皆輒止焉。志之不堅如此。又巢元方病源論云。始起便急治之。斷米穀。看鮮。專食胡麻松木輩。最善也。又

孫真人千金方云。余以貞觀中將一病士入山教服松脂。欲至百日。鬚眉皆生。由此觀之。惟須求之於己。不可一仰醫藥者也。云云。又石天基食愈方載治癘風一方。云用明淨松香不拘多少。去渣滓。取溪河淡水或雨水。用淨鍋將松香煮化。不任手攪。視水色如米泔。嗜味極苦。卽傾冷水內。將松香乘熱扯拔。冷定堅硬。別換清水。再煮再拔。如前製法。不論幾次。只以松香體質鬆脆潔白。所煮之水澄清不苦爲度。陰乾研末。重羅極細。凡服此藥。每料二觔。日將白米作

粥候溫。量投藥末和勻。任意食之。不可多嚼。饑則再食。日進數餐。不可更食乾飯。只以菜乾或笋乾少許過口。一切油鹽醬醋葷醒酒果糖麵雜物。槩行禁忌。渴時不可吃茶。用白滾水候溫投藥和勻飲之。每日約服數錢。以漸而進。不可太多。服藥旬日。或作嘔。或胸膈嘈逆。或大便內下諸毒物。此藥力盛行。必須強服。不可中止。遠年痼疾。盡料全愈。患病未深。只須半料。鬚眉再生。肌膚完好。筋骨展舒。平復如舊。飲食不忌。惟猪首鷓苗及濕毒之物。終身忌食。此方藥雖平

常。效。應。如。神。又。澗。水。燕。談。有。服。長。松。之。法。

二十四舉曰。明都穆譚纂云。陸某。長洲農民也。嘗染風疾。鬚眉盡脫。累藥無效。自以爲必死。遂辭其家。搽小舟。攜一孫。自隨。往來江湖間。丐食爲活。嘗晚泊酒家。求酒。有白衣老人。惻然憫之。曰。吾善治此病。卽以鍼刺其兩股。血流如注。命以河水沃之。須臾血止。復探囊中。以紅藥一丸。如小指大。與之。曰。服之。至夜半。當出大汗。可急入水浴之。聞其姓曰鍾。問其所居何地。曰。黃村某。服其藥。至夜半。果然。時暑天。如其言。入

水浴之。浴畢。呼其孫曰。吾疾去矣。吾疾去矣。驚喜不勝。明日。操舟還。人亦大驚訝。某具言其故。往其地謝之。則絕無所謂。鍾先生者。始知爲鍾離仙云。或言某嘗救一投水婦人。亦陰德所致。此清金忠淳硯雲甲編中所收。其事雖涉奇怪。姑錄以廣異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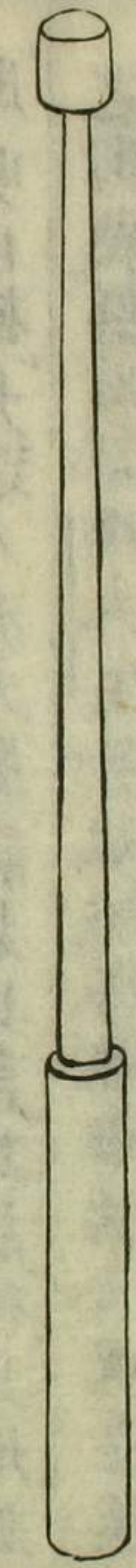
燒箴



三楞箴



平頭箴



木箴之為異也其於口者或為尖或為平或為三楞或為平頭

燒箴按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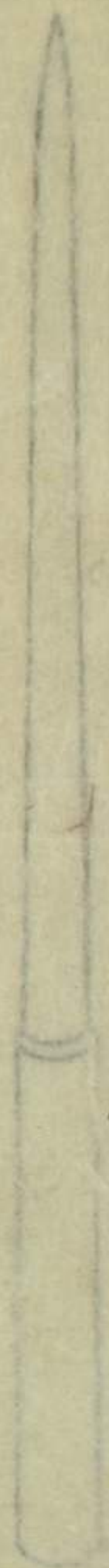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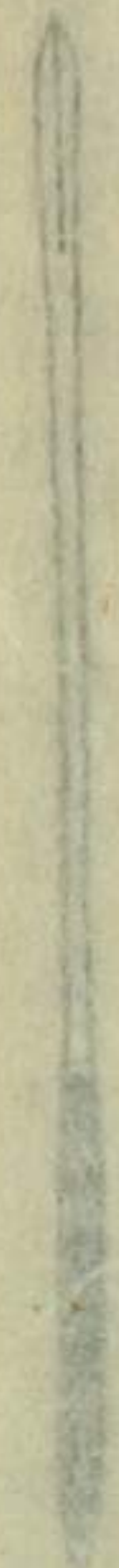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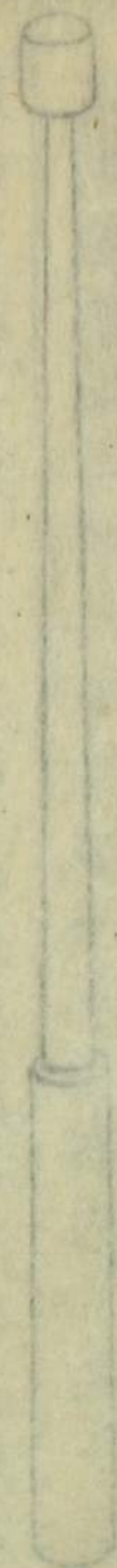
燒箴按排圖



平頭箴

燒箴

三楞箴



醫案

相州青梅一民年三十餘左手小指麻木者期年所後
兩脚痺痺時時如爲針錐所刺里中醫久治無應效遂
來東都請予診之予曰此癘風也渠面色不悅予曰此
當急治方可不然則瘀血蔓延終爲癘疾矣汝狐疑不
能決我使汝知其爲癘風乃延患者於室中令解帶裸
體點火於樟腦以照其周身則死血隱匿者灼灼乎猶
指蒼素也卽以三稜針刺數處患者曾不覺痛痒於是
始信予言勉強求治乃用當歸湯十五日次與第一神

效散下之三日出種種惡物及虵蟲五條次與第三神
效散又三日下黃糜汁十餘碗次用竹精丸者二十日
外以三稜針隔三日取瘀血其症十愈九尋以龍石湯
兼用香果散三十日而全然隨愈彼來予庭厚謝告以
歸鄉且請藥百餘貼將攜之還廼課與之復囑曰自今
後三年當屏絕慾情清淡飲食遂歸鄉其後藥盡則遠
致使以乞焉凡於本病外服藥者三百貼又能守禁忌
五年後舉一子每歲致土物以謝活命之恩者八年于
今云

山城西岡村一富民從弟年二十五病癘疾五年眉鬚半落手足稍拳攣且面上手足發紫瘡癩數處既而兩脚頑痺不覺痛癢平安醫數輩醫之無一效遂廢藥登某山斷食禱於鬼神者七日疲勞殊甚族人扶載歸家病勢依然不衰荏苒轉甚矣安永戊戌歲余遊西京西京遠西岡十數里傳聞余療奇疾乃以轎輿迓於客舍而求治余已至則患者向余慟哭曰我年未滿三旬不幸罹于天刑之病醫藥禱禳俱無少效幸以君之力再得爲完人再造之恩死不忘也余就而視之合谷肉已

脫爪根無白暈眼光如電然僅所可喜者以手指不甚屈爾余曰既見惡症二三於法屬難治然未嘗浴溫泉且齡甚富更能守禁忌如法服藥當得愈焉古人有言自非醫者神手病者鐵心罕能免汝能如此邪渠拜手贊頌曰敬從教而已遂使患者居室中徧塞牕戶令黑暗秉燭看其周身則瘀血限界粲然分明乃盡墨記之以燒針刺之者三日初刺針入一寸餘患者曾莫知痛痒第二日則針入七八分頗覺痛第三日針入未過三四分其痛不可任此乃以瘀血去而新血生也內用第

一神効散三日大便下利日七八行次用第二神効散則後灰色蟲十四條長尺有奇內二條有紫黯色尤大者但作眼目處而無瞳子乃併放盆中以水灌之搖擺片時而死此白患者食中無名三指俱舒而能屈伸次與第三神効散則下如魚腸者升餘面上手足鍼處黃水出腐肉欲已去其瘀血伏匿在於肌肉間者又見數處再刺燒針內用虎勢丸十五日針瘡膿汁出竭而新肉日長手指皆伸更用龍石湯四十餘日眉鬚漸生而方獲全安

薩州書生某年二十二負笈遊於東都昌平弘文院日夜諷誦才敏超邁頗賦詩屬文居之三年患下疳瘡服藥病瘥後周年許右手小指頑鈍不知痛痒手足生瘡如梅實大隨愈隨發又面上發赤班如錦紋百藥雜投略不見効至右手指頗拳曲請予診之予曰不遽治則終至廢疾乃語治術之法則渠竊懼其燒針口順心違又請他醫服藥三閱月病勢日甚一日復來商治于予予乃跡之則以不治證候既已盡具固辭患者及同學者屢來求治予曰假令施治術亦惟僅不過免鼻柱崩

倒手足墮落耳恐不可得爲完人遂刺燒針與藥調理三月後針瘡皆愈面色不異好人惟惜右手指屈曲不舒自是其後渠常以左手把筆慣習煉熟久之至能作字矣然渠病愈後不以片言來謝於予之庭且不行纖毫之束脩特可謂不知禮者宜哉羅斯病患而狐疑猶豫以延引日月至盧扁退走之際纔希望予術是實非渠不幸而天譴之使然也

熊本藩一士某年四十餘右頰近髮生瘡形如稍瓜頭平闊不起結痂如魚鱗黃水常出漸漸延及於滿面自

春至夏尤熾爽氣來則乾燥每旦白皮盈掬正如雲母屑如此者四年醫用防風通聖散化毒丸其他解毒之丸散及膏藥熨藥等無算俱無少效友人某邀余視之余竊知爲癩瘡然以人多隱諱不敢語患者乃謂曰是非徵瘡結毒之類所謂無名頑瘡根基沈深非尋常湯液所能治焉乃與當歸湯十餘日更製苦參丸日以五七錢白湯送下四十餘日而全愈永獲享康寧之福

擅董鋪年三十八性嗜酒耽飲既多又好啗生魚肉積久漸肥因釀成臚鼻期年後復面上發紅斑漸如頑癬

疥癩遂至眉毛脫落。或以為惡疾。或以為結毒。更醫累百毫末無效。病勢轉增。於是商治于余。余詳視其病態。決非結毒惡疾所為也。乃濕熱所致。爾經曰。火鬱則發之。乃用升陽散火湯。一月餘。而方獲全瘥。

一典鋪兒年八歲。頸項生瘡。三五枚。形如桃核。大隨生。隨褪。年半後。蔓延舉體。既而皮膚剝落。眉髮半脫。左手拘急。飲食稍減。更啞科十輩。皆俱用解毒劑。而病勢漠然。轉加增劇。訪治于余。余曰。是父母徽瘡毒氣所遺。而今之證候。正氣衰憊為殊急矣。譬如良民久為寇賊擾。

亂宜先培其根本。以攝其虛陽。國富民寧。而從事於斯。

乃二中湯。見醫方會解。即理中湯。合小建中湯方。倍人參。用之三十日。飲

食漸進。元氣恢復。繼與清榮湯。兼用集良丸。每旦服五

七丸。至四十餘日。而全然告瘳。古云。用藥如用兵者。其

斯之謂歟。

一男子年三十五。患下疳瘡。三年後。兩腋下發瘡。糜爛疼痛。日夜流臭水。久而不愈。遂浴及身。面漸至無完膚。眉鬚盡脫落。且新增筋骨疼痛。易數醫不效。邀余商之。余曰。此徽瘡毒氣。在表裏之證。乃用柞皮湯。早晚吞飛

龍丸間三日與鐵槌丸以下之如此月餘其痛稍減肉長瘡靨而愈數月後眉鬚復生

當歸湯

當歸 芎藭 芍藥 荆芥 各二錢

右四味咬咀以水五合煮取二合去滓分溫三服不

拘時候

竹精丸

大楓子 雄黃 苦參 各壹兩

肥皂莢 四兩 片腦 二兩 硫黃 壹兩

去殼炒

百日

壹兩

右六味為細末煉蜜丸脾子大分作二十裹以一裹

空心三服宜二十日服盡

第一神効散

大黃 白牽牛子 芎藭 各一錢 巴豆 五枚

赤石脂 二錢

右五味為細末分作三裹以一裹臨臥向一更來白

湯頓服

第二神効散

大黃 一錢 巴豆 三枚 去殼 不去油 丁子 五分

散

十一

靜儉堂藏

補還眉標
若未解得
宜依舉卿
古拜類推

補還眉標

一枚不去翅足
本邦所產黃赤瑛文者佳

右四味為細末和勻第四日臨臥白湯頓服

第三神効散

蒲黃

芒硝 各四錢

白牽牛子 三錢

麝香 二分

右四味為細末和勻分為三貼服法如前二方

虎勢丸

土茯苓

二十錢

大楓子

去殼焙黑
五十錢

片腦

四錢

空鹿頭

燒存性
六錢

白花蛇

酒浸焙
乾

烏蛇

酒浸焙乾
各八錢

大黃

六錢

雷丸油

八錢即大楓子
油今從邦俗稱

右七味為細末用雷丸油與前藥末和勻為圓

若稀稠不

得所乃宜滴麻油
必不可用米糊

如梧桐子大以一劑分作一十五

貼以一貼日三夜二服空心臨臥

龍石湯

柴胡

地黃

黃芩

龍骨

人參

半夏

各一錢

甘草

生薑

各五分

大棗

七枚

右八味咬咀以水八合煮取四合去滓分溫服不拘

時候

香果散

露蜂房 芍藥 大黃各一兩 甘草一錢

右四味為細末每服一錢白飲送下

苦參丸 治大麻風毋論新久穿破潰爛老幼俱可服

之

苦參一斤 大楓子肉六兩 荆芥十二兩 防風各六兩

枸杞子 威靈仙 當歸 大胡麻

川芎 蒺藜 大皂角 川午膝

牛蒡子 獨活 何首烏 白附子

全蝎各五兩 白芷六兩 風藤 羌活

連翹 蔓荊子 蒼朮 天麻子

杜仲 草烏頭泡去皮尖 甘草各三兩 人參一兩

砂仁二兩 白花蛇二兩切片炙黃

右藥共為細末醋打老米糊為丸梧桐子大每服三四十丸溫酒食前後任下避風忌口為妙

一娼家主年二十七幼而學書於師家忽左手小指瘡痒不可忍自以齒齧之竟得斷而脫家人大驚急延瘍醫治之醫乃欲續之不能遂用傳藥或灸傷處然後獲血止而漸愈其後右足小指生瘡又兩足外廉頑癬時

如破針錐刺又腕後生瘡數顆或出或沒久久不瘡於是始知爲癩瘡更數醫不效經歷累歲形體漸羸瘦左手指拳曲爪根白暈滅足心生瘡潰鑿步履艱難已過十八年而請治于予予以屬不治證乃固辭患者及其兄弟勉強求治予曰我雖有神方藥頗駿恐不耐瞑眩反害焉患者扼腕而謂曰聞先生有奇術尚矣設使服藥至死又何憾焉况我罹此病患屢費財貨於醫藥釋家積乎禱禳者無算由是貲產蕩盡身體日屬委頓且不能與良人齒伍則生亦猶死也請先生以我試難治

證亦可治耶否遂不可辭乃命門人森宗益施燒針乃與二種神效散尋用虎勢丸六日卒然肩背疼痛咽中閉塞完穀不下數日而死嗟乎予已識其不治證而壯其言而悲其志遂施藥反促命期今噬臍耳故詳書之爲後來施治者龜鑑云

頃觀崎陽吉雄氏某療癩疾其症蓋本書所論輕證者也其以三稜針刺赤班用角以吸瘀血者與余之治法無異而惟至面上四末其他一身豁谷出沒凹凸難用角之處則必攪得水蛭數十條更傅少酒於赤班之處

或刺針出微血使其吮瘀血是法蓋蠻人之所傳云然是得効方丹溪心法等所載蟻針法爾余雖未試之於理為尤當矣今併其治方拈于此以備於參考

震靈丸

大楓子 去殼 天靈蓋 各一百錢 大黃 黃蘗 各五錢 荆芥

爐甘石 瓠瓜 山櫻皮 燒存性各一十二錢

右八味細末糊丸彈丸大每服十五丸蝮蛇大黃湯送下日三丸服此丸十日而後間服白瑩水一日復

服前方

白瑩水方

茂栗孤立乙斯 五釐治結毒減半必不可多用 石蜜 八錢 井花水 一百

六十錢

右和勻每服四錢日二服強人更加一錢是蠻人方

附錄

記浪華一處女事

崎陽一商人姓某者每歲來浪華驛亭留連數十日更易諸貨而後歸頃歲復來寓其家偶童女數人來遊于此一人年未笄姿色殊眾商覲之歎云嗚呼惜矣哉之

子過數年則恐當發癘疾。主人愕然曰：君何以知之？曰：我視其色澤以知之。曰：然則君何法之治而可免後患？耶曰：我有奇術，若能委信，則可以施焉。主人乃以商之言語女。父母聞之，始則大驚，中則大怒，後則悲哀。遂議治於商。商乃先令求大內斗許甕，瓶又煎成人參數兩，而後使女側臥，取鐵針一條，長尺有餘者，於兩脚湧泉穴刺之。針入尺許，女不堪痛苦，氣將絕，乃與前人參湯以手自醫腿邊，推拊下，則黑血迸出如湧。因承之瓶，幾五六升，乃覆蓋密封，以瀝青固濟，更掘地埋之。訖

云：至來年期月，則當發見之。予來亦將在其時，遂告別而歸。而女針瘡亦尋痊，肌體悅澤，勝于嚮日。親戚莫不盡悅焉。及期，商來視其女，云：善哉！病基既已脫矣。乃使人出客歲所埋甕，發開視之，則其血盈溢于瓶口。商云：此血在人身中，如是蔓延，不致身體壞敗者，幾希。觀者大為異歎。云：商乃謂女父母云：我有一子，年已成長，未有伉儷，願以此女獲配于彼，何幸過之？父母答云：幸以君之靈得救一女於塗炭，則一日生命皆是君之賜也。敢不諾哉。遂行納幣禮以送之。云：片倉子云：奇矣哉！商

之得斯術也。昔張仲景見侍中王仲宣謂曰：君有病，四十當眉落，眉落半年而死。令服五石湯可免。仲宣嫌其言忤，受湯勿服。後果眉落，遂至死。今女父母能恪信商言，女亦能耐忍痛楚而從于治法，是以得免其大患。嗚呼！可謂勝仲宣遠也。余亦竊疑夫瘀血者，生血所化，凡人身中若釀成一滴瘀血，則累月積年，漸滋蔓耳。今收之甌中，綿歷期月，相倍蓰云者，於理爲迂。然而事物之變，有不可窮者。姑記以正於明哲云爾。

答友人書

向者以僕所編青囊瑣探，徵癘新書二書，備于電矚。且謂曰：以新書旣脫藁，將上梓以公於天下矣。茲辱手札，伏而讀之，謙乎其辭，相推之有甚也。屬乎其言，閱憐之有加也。而足下言以新書所載癘風論治，固古來未有聞之奇術。吾無間然矣。然此病多于田野與鄙賤而至，如都人士患之者甚鮮矣。又且此證夫人殊所避忌者。若此書一出，則四方之傳聞者必來請治於足下。然則恐以足下爲治此等疾專門者，而上則王公不召，下則富豪不請耳。是豈著書反名與利俱失者，非邪？如瑣探

所載都下日常多有之病。而至辨別傷寒之生死。洞明婦人之產乳。救療小兒之撮口及癩疾等。則殊究確說。妙論。又且往往發古人所未言及。則盍刻之前。以後新書其刻之前也。貴戚權豪農工商賈。必相爭請招焉。然則將獲名與利。兩完於此。嗟乎。僕固雖貧賤。以天祿幸。裘褐疏食之資。足以給體腹。則亦豈敢自愛名與利。而貪婪之為哉。古有言。人得異書。私為帳中秘。不示人。非真好者。真好者。如好飲。然獨飲不適也。余續之云。業醫得竒方。獨為蘭室秘。不傳人者。非真醫者。真醫者。猶輔

相之理。天下然非化及蠻夷。不為適也。子不聞乎。昔周公之輔相也。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握其髮。其見賢如是。急者何也。是蓋為使天下人民各安其所。各樂其樂矣。夫醫雖小道。古先王建疾醫職。而司民災沴札差。是以稱為司命之任也。故雖生數千載之下。事此技者。豈不視民疾患。猶輔相之視理亂成敗哉。其舉賢良者為安民也。著醫方者為蠲疾苦也。今夫有難治之病。而有奏効之神藥。則設使希於都下。與貴人而多乎山野。與鄙賤而不博傳。以濟眾耶。僕雖謏

劣頗見聖賢用心立志之分曷為欲名與利而束已成
 之書於高閣候未全書之備而先乎此後乎彼耶夫觀
 周公之三吐哺三握髮禹之過家門不入矻矻於濟天
 下則醫之視疾疾不亦孜孜於此乎是僕之所以先新
 書後瑣探也足下其亮鑒不備命之於世也謹舉上進十
 卷其內各樂其樂矣夫醫雖小技古來王侯將相
 三國其醫其良醫也良醫也良醫也良醫也良醫也良醫也
 公之精神也其意也良醫也良醫也良醫也良醫也良醫也
 懲癘新書 正公非外及樂矣不亦亦出干不問于昔哉

鶴陵先生著述

醫學質驗仁集

傷寒啓微

三冊出來

此書ハ傷寒論ノ與義ヲ發明一且治療
乃簡要ヲ論一又傷寒ノ原方ヲ羽翼
トベキ後賢ノ方域撰集テ初巻示セン

産科發蒙

保嬰須知

雜病試效

青囊瑣探

吾々書も上木仕名

天明六年丙午十月

本白銀町三丁目

東都書林

須原屋善五郎

